

孔圣人说过,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智慧仁厚的菏泽人既乐水又乐山,乐水乐山是他们生长在骨子里的情怀。只是菏泽这个地方一直以来不缺水,却很少见到山。

菏泽近水楼台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。菏泽人脚下的这方土地,是黄河冲积而成的平原,沃野平畴,肥得流油,可以说自古就与水结下不解之缘。菏泽横跨黄河、淮河两个流域,承接微山湖等南四湖水脉,贴身而过的黄河水系流灌全境。境内河道纵横交错,水库、湖泊星罗棋布,地下水源泉涌不止。从源头上说,菏泽一出世就是水乡泽国,古代济水、沮水等四渎在此交汇,雷泽、大野泽等四湖在此集聚。“菏泽”这两个湿漉漉的文字,一看就是被水浸润透了的地理标识。这在全国三百多个地级市的名字中,是不多见的。

菏泽人乐山是天性,但在块地盘上,山却少得可怜。其实,古代的菏泽并不缺山。虞舜躬耕劳作的鄄城境内的历山,大禹治水途中喜结良缘的曹县境内的涂山,孔子周游列国巧遇阿谷停云的定陶境内的仿山,曾参与“三冉”会文的成武境内的亭山,李白醉卧吟诗的单县境内的栖霞山。还有牡丹区境内的桃花山、郓城境内的无名山、巨野境内的白马山、东明境内的青龙山,等等,不一而足。但大都伴着那些美丽的传说,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烟消云散,这让菏泽人每每想起总是一帘幽梦。只有仿山至今还接续着千年的香火。可是,仿山者,仿山也,那只是曹国国君的墓葬群,突兀似山,仿佛如山,却并不是石头结构的真山。

菏泽历史上有点像山的土丘,起初有三百多个,大部分都被黄河泛水时淤埋地下,现在突出地面的还有一百多个,人们习惯上称作“堌堆”。比较有名的有安邱堌堆、安陵堌堆、肖堌堆、官堌堆等十余个。这些土丘不是山,是古代先人繁衍生息及进行人际交往的遗址,隐藏着丰富多彩的历史风云和人间烟火,有些已被列入国家、省、市级文物保护。其实,最早在这块土地上存在并与“菏泽”之名结缘的山,还是菏泽。古时菏泽、雷泽同处一地,相互关联,“菏泽”就是因此而得名。“菏”就是菏泽的“菏”,因山而“菏”,因水而“泽”,菏泽的诞生就是一段幸运的山水因缘。可惜这个曾经让“菏泽”一夜成名的菏泽,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云里,无处找寻。

菏泽人乐山不见山,更激发了对山的渴望。他们想尽各种办法留住对山的记忆,寄托对山的思念。一些历史上曾经与山有关联的村庄及场所,往往以山的名字命名,如

菏泽有座金山(上)

□张存金



仿山镇、箕山镇、吉山镇、独山镇、山头村、开山公园、沙山寺等。甚至与土堌堆沾上边的地方,也常常在名字上显现出来,像龙堌集、青堌集、冉堌集等。更有许多人喜欢“占山为王”,直接把山放到名字里,诸如赵清山、钱振山、孙怀山、李云山等。还有人姓名中多山并举,比如周山山、岳峻山、山岚峰等。人群中可以说“山”峰林立,“山”峦叠嶂。

山的高大雄伟,在菏泽人脑子里印象深刻,习惯了把高耸的物体以山相称。过去相当一个时期,农村住的是起脊的土房,后来换成砖房,人们喜欢把托脊的高墙叫作山墙,也称屋山。因为山墙的顶部是上尖下宽的三角形,活像山的平面形状。屋山是房子的制高点,站在上边就像站在山顶一样,能够登高望远。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和城市公园建设的发展,人们学会了挖土成河,堆土成山,在高耸的土山上遍植树木花草,修建亭台楼阁。硬是把寻常的土堆,打造成葱郁的青山。登高凭临,一览无余,确能找到高高在上、置身山间的感觉。但是,埋在心底的那种人造假山的影子,却始终难以抹去。特别是用垃圾堆成的山,虽然也能杂花生树,却让人心里不怎么舒畅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菏泽是有山的,那就是水泊梁山。梁山坐落在梁山县城东南,由虎头峰、雪山峰等七支山脉组成。那个时候的梁山县属于菏泽地区,物阜粮丰,风景秀美,是菏泽往返省城的北大门,是菏泽人心目中的“碗顶子”“宝贝疙瘩”。我的家乡在郓城县黄泥冈镇,就是《水浒传》里智取生辰纲的原发地。在这个地方以智取胜的晁盖、吴用等八位英雄好汉,后来带着缴获的金银财宝上了梁山,开创了一番轰轰烈烈、流传千古的辉煌事业。黄泥冈人世世代代都对梁山有着特殊的感情,总认为

梁山是英雄聚义的义山,是好汉结盟的情山,是郓城人情系于心的家山。虽然彼此相距三十多公里,但从心里觉得很近,很亲。我小的时候,总喜欢与伙伴们一起,站在村后的高岗上向北眺望,梁山的轮廓看得非常清楚。特别是雨后空气清新时,连大小山峰都能分辨出来。平常时乐意看山,高兴或烦闷时更喜欢看山,久而久之养成一种兴趣,隔几天不看看梁山心里就不是滋味。对山的仰慕,活像一粒种子种在幼小的心田里。那时候只觉得梁山就在眼前,有山真好!

长期以来,菏泽人一直把梁山看做自己的山。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末,梁山县的行政归属因故发生改变,但梁山在菏泽人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却难以改变。特别是在郓城人眼里,水浒英雄故事是一台完整的大戏,这台戏是在郓城开场,在梁山形成高潮,其间多有两地穿插互动,郓城和梁山就是同一个舞台。“梁山一百零八将,七十二名在郓城”,英雄好汉离不开郓城,更离不开梁山。黄泥冈人更不必说了,毕竟梁山义军奠立业的第一桶金是在这里得的,梁山义军替天行道的第一枪是在这里打的,黄泥冈是水浒事业的根基。树摇根不动,任何变化都离不开菏泽人特别是郓城人对梁山及梁山人的感情。

梁山县划走后,我已离开老家到外地工作。每次回家探亲,还是喜欢站在村口向北望。不同的是,原来是眺望,现在是凝望。就是目不转睛地看,光想多看几眼,直到把眼睛看湿。其实,山也还是那座山,峰也还是那个峰,物是人非,时过境未迁,流走的是岁月,流走的是山,是人对山的感情。每当看梁山的时候,我就想起辛弃疾的那句词: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情与貌,略相似。”

金山小天街下面有个曲折幽深的朝阳洞,据说可一直通到泰山。泰山圣母经常来金山探望小妹,不知是否走的这条地下通道。圣母姐妹时常在金山上携手而行,察访民情,共同守护这一方家园。金山圣母泉的水涓涓如丝,长流不断,传说是集聚了日月之精华,金岱之灵气,饮之可以祛病延年。金山月老关注民间婚姻,专为痴情男女牵线搭桥拴红绳,让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月老阁周边寄托山盟海誓的红布条挂满树间。梅花洞前,人们为求福求子而投掷的石块,已经堆成了小山。就连琼楼玉宇的嫦娥,也耐不住广寒宫的寂寞,曾派玉兔下界探寻回家之路。岂料玉兔被金山上的人情味吸引,待在这里不走了。玉兔洞多了个逍遥自在的精灵,哪里还顾得嫦娥“碧海青天夜夜心”呢。

金山佛教最成规模的建筑群,就是金山寺。与佛事相关的楼殿堂阁依山布局,拾级而上,给人一种登天问佛的直觉。天王殿和大雄宝殿都矗立高处,气势恢宏,巍峨壮观。供奉的佛尊、菩萨和罗汉,各司其职,都从不同层面诠释着佛教的因果和因缘。门前庙墙上,一个硕大的“佛”字格外显眼,为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书。“佛”字最早见于《诗经·大雅》,本义就是人对事物看不清楚,引申为觉者,就是觉悟的人,即达到一定修行境界的人。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涅槃,这里面的奥妙,既看不清楚,也很难说得明白。可见,佛不是看的,也不是拜的,而是凭诚而觉、凭觉而悟的。难怪乎殿中的弥勒佛整天挺着大肚以笑示人,因为他看透了红尘三界,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,开口常笑世间可笑之人。

中华道观建在金山的最高峰,重檐歇山式的建筑结构,显得清净自然。观前石碑是用九块石头垒起来的,体现了九九归一的道统理念。碑体石料取自古庙宇的方丈石,时光打磨的累累陈迹透露出历史的沧桑。玉皇阁应是金山上最宏伟的建筑,远远望去,犹如大鹏展翅,凌空欲飞。这里是道教神阶中地位最高的玉皇大帝,还有他的家人,包括夫人王母娘娘以及十个如花似玉的女儿。另外,泰山、峰山、金山的三位圣母也忝列其中,看来三山圣母都是玉帝的至亲。主宰天下的玉皇大帝把掌管人间福祸的部分权力,分别授予他的家族团队成员,虽然没有大权独揽,却也有点任人唯亲。按照民间风俗,进玉皇阁大门必须一步跨过去,男跨左女跨右,这叫作一步登天,平步青云。世间不知多少人在做“登天梦”,真正一步登天的能有几人,一脚踏空就会摔下来。